

10

V  
0227.6  
043



駢志卷之十三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庚部上

附寶感大電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

慶都感赤龍十有四月而生帝堯于丹陵

帝王世紀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

宋符瑞志帝堯母曰慶都赤龍感之一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

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脩己見流星意感而生禹于石紐



帝王世紀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又崇伯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志是謂修己山行見  
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曾圻而生禹于石  
紐

禹生石紐

禹生西羌

水經注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  
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  
其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陸賈新語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絕  
法合而度同

禹高逆生

后稷順生

論衡禹高逆生閭母背而出

又曰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

湯母感狼星之精

棄母履大人之迹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宋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姜源助祭郊禩見大人迹  
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娠而生男以爲不祥  
棄之宛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  
薦覆之又取而置寒水上大鳥來以一翼藉覆之姜源



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長爲堯稷官有功于民

得于空桑

生于空桑

呂氏春秋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煇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葉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又林間錄樹提伽生于火中伊尹生于空桑

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

寤生

寢產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杜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注杜氏謂寐寤而莊公已生非也如此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生之難是也此當爲難生故武姜困而後寤武姜因寤而驚以其事名莊公

載記壽闐之在孕毋胡掖氏因寢而產于被中

虎乳子文

虎乳秦氏

左傳初若敖娶于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邾淫于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



之却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収之楚人謂乳  
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  
令尹子文

水經注沔水西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  
親歿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  
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  
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狼乳

猪噓

漢書張騫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  
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  
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  
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  
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

論衡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  
大如鷄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于猪溷中猪  
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  
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  
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  
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梁東明得渡魚  
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



盧綰與高帝同日生

孝伯與武帝同日生

漢書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

北史宇文孝伯生與武帝同日

子大之生母見一足練

文伯之生父見一木杖

論衡虞子大陳畱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足練狀徑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

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

又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

羊叔子記前身

劉三復記三生

晉書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命乳母取所美金釵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北夢瑣言唐大和中李德裕鎮湘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王人賁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

六月六日生

五月五日生

吳越春秋注蜀石泉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

史記齊田文嬰賤妾子也以五月五日生嬰勅令勿舉之后母私舉文長成因兄弟以見嬰怒文啓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邪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文立是爲孟嘗君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以俗諺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以故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殷芸小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



廣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  
託葫蘆生也 孝子傳記邁五月五日生其母棄之村  
人紀善妻養之年六歲本父母云汝是我兒邁涕泣傭  
所得輒上母 宋書王鎮惡猛孫也以五月五日生家  
人因俗忌欲出令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將興  
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北齊書南陽王綽以五月五  
日辰時生彊暴無度後爲韓長鸞令親信誣謀反被殺  
經四百餘日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曰五月五日生  
者腦不壞故也 舊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  
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  
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此兒  
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旣小祿位殆不高矣

陝西志唐肅宗時張嘉字伯達以五月五日生名五

郎少好儒術以節義自負

癸辛雜志宋徽宗以五月五

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

日爲天寧節 困學齋雜錄金轉運田時秀字彥寔易

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

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應鄉府省殿

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卒

論衡云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  
不得已舉之父母偶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

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  
產其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

凶也

河洛龍見



河洛鳳集

易乾鑿度帝王始興河洛龍見察其黑首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

沈約宋書黃帝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黃龍神靈之精

青龍大辰之精

瑞應圖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于池沼

魏繆襲青龍賦蓋青龍者大辰之精木官之瑞又瑞應圖青龍水之精垂雨而下不處深泉有仁聖君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

赤龍銜圖

玄龜負書

尚書中候武王觀于河沉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并塞河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又堯率羣臣東沉璧于洛退候至于下穆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洛出龜書

洛見鯉文

沈約宋書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



龜書

河圖黃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

屈軼指佞

蕙蒲殺蠅

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論衡太平之時屈軼生于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 唐書云惟袁與薛人中屈軼

說文蕙蒲瑞草也堯時生于庖厨扇暑而涼 宋志蕙蒲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蠅堯時生於厨 春秋潛潭巴曰君和則孳於庖厨 瑞應圖一名倚蕙倚扇賓閣舜時生於厨

赤烏銜穀

赤爵銜書

宋符瑞志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 論衡曰魚水精白殷色也烏孝鳥赤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已移于周矣

竹書紀年赤爵銜書及豐置于昌戶

呂后望氣得沛公

亞父望氣知沛公



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

祖恠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高祖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按水經注芒碭縣之問山澤深

同多懷神智有仙者謂于注主並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于是處

楚漢春秋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

天五色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漢高

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人入食豕肩

羽壯之按京房易侯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 鳳凰下郡國

### 郡國送蒼麟

郡祀志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役祠于所集

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廼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

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鳳皇殿

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宣帝時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

載記石季龍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

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 止學宮

### 東觀漢記

爲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椽沙壘爲

張雅樂擊磬烏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畱十餘日

乃去



決疑注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識緯隱居華陰允武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領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鵠雛多紫色者鸞鸞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王公聞之咸遜位避繕不起

天馬

神馬

漢書天子發書易

鄧展云發易書以卜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鳥

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華陽國志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  
有神馬或交馬卽生駿馬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甘泉宮九莖夜光芝

華陽洞五種夜光芝

漢舊儀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銅池承雷也

真誥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亦有五



色夜光芝良常山有英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按本草青芝曰龍芝赤芝曰丹芝黃芝曰金芝白芝曰玉芝黑芝曰玄芝紫芝曰木芝抱朴子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二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

神光興于殿傍

神光滿于壇上

郊祀志漢宣帝卽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曰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傍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

梁武帝紀永熙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賜孝弟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稱萬歲者三

呼萬歲者三

并志

卷十三

七



漢武帝紀帝至于中岳獲駮廡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于是令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嵩高

北史開皇十三年鄆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于上雉兔馴壇側又太原事跡雜記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萬年

上林僵柳自起

曲阿倒柳復生

漢書昭帝元鳳二年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

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

誰問差擇

也問擇天

下賢人 禮以帝位孟竟以祇言誅

宣帝卽位後孟子爲郎

又東平煬王雲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

夢天謂已道成是我子



聞空中言唐公是天子

南史叅軍崔靈運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

舊唐書高祖爲太原畱守鎮并州時武士護詰朝嘗于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

神人呼太宗我令汝作天子

王像呼睿宗爾後當爲天子

冊府元龜唐太宗嘗夜于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

又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于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

隋煬居藩弘禮賀稱萬乘

則天男服天綱識爲女主

舊唐書隋煬帝居藩召乙弗弘禮相已弘禮詭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今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于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



又則天初在襁褓袁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于是步于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爲天下之主矣

靴迹畱石

蝸迹成天

舊唐書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潛時數往來洛郊之莊曾踐二石靴迹見于石中至今猶在高祖令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西陽雜俎睿宗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迹成天字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卽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于釋道像前

氣成樓閣

水變芳醪

舊唐書肅宗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氣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



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  
大驚上曰我炁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  
警者卽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甕將  
飲顧甕中水盡爲芳醪矣  
當壁者神所立  
像成者奉爲主

左傳初共王無冢適有籠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  
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見于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  
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康王跨之  
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厭紐

魏書介朱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  
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又  
榮旣有異圖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

野人與塊

蜀王報土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  
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



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泰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以夢搏占晉勝

以彗鬪占晉勝

左傳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

杜注鹽時也注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啖其腦也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

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論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

次擲得雉

三擲盡盧

晉書劉毅傳東府聚樗蒲大擲餘并黑犢以還惟劉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按五木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載記慕容垂子寶因譙樗蒲誓之曰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董卓名識

曹丕名識

英雄記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

吳錄初魏文帝卽位孫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闕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

探札得符

鑄銅成像

見上

後漢書赤眉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劉盆子

與兄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樊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陞下列盆子等二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

耕時聞鞞鐸音

山中聞傳漏響

載記石勒方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南史齊世祖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



江陵九十九洲

瀨石二十四灘

梁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兇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陳本紀武帝發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爲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

僭號夢得十二之期

僭號筮得數年之期

後漢書公孫述欲篡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

載記羅恒解思明等勸李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南史初



荀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遁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又梁武帝以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于此卽起二年果卒

高祖忌柏人

征南忌彭亡

史記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張敖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蔽者謂

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言甚慢易之趙

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

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

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

餘人皆相謂曰乃吾輩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

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沔王爲乎令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

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要之置章昭曰爲

也供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



馬志 卷三  
於人也不宿而去

後漢書公孫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岑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范曄論曰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兔死犬城

豆入牛口

典略睢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舊唐書竇建德爲秦王所破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

周舒釋當塗之讖

譙周廣杜瓊之言

蜀志時人有問春秋讖於周舒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又譙周問于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



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始天意也

又譙周緣杜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于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

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潁水清灌氏寧

淮流竭王氏滅

漢書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

師古曰已必也

然諾諸所以交

通無非豪桀大滑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



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於陳亡之年淮流實竭  
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  
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王長孫卜火炁爲吉事

蘇伯阿望鬱蔥爲佳氣

論衡炁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  
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  
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  
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  
按炁武皇帝產于濟陽宮鳳凰集于地嘉禾生于屋  
又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蔥  
蔥及炁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  
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蔥蔥耳

白狗子爲庾氏凶徵

白額駒爲李氏休徵

晉書庾冰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竝富貴盛  
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  
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  
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睂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于  
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  
曰殆白龍乎

北史涼武昭王李暠嘗與呂炁太史令郭橐及其同母



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  
土之分家有駟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末燉  
煌護軍馮翊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  
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言于昭王曰  
兄忘郭磨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

夢梓化松

夢庭生梓

逸周書太姒夢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商闕間化爲  
松柏柞械

漢武故事衛子夫入宮歲餘不得見因涕泣請出上曰  
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

之有娠

叔孫夢豎牛

文帝夢鄧通

左傳初穆子去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  
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  
夢天壓也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  
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  
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  
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  
而從我矣召而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

漢書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  
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  
夢中陰目求推者卽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  
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  
異評曰傳說以胥靡發明王之夢精相通也乃黑僂黃  
頭亦復入夢固知表正之機感良不偶矣

夢負登天

夢扶上山

左傳晉景公之卒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北史隋文帝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  
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王邵曰此夢大吉  
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  
二人扶特寔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  
未幾崔彭亦卒

三馬食槽兆晉之興

射馬爲戲兆晉之亡

晉帝紀魏武察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又漢晉春秋氏池縣  
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  
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



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

又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旣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自殺之不祥帝亦悟甚悔之十八公

十一祿

吳書初丁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平卒如夢焉

南史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

九及除二郡心惡之

夢四刀爲益州

夢剪刀爲交州

晉書王濬字士治爲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世語爰宗爲郡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醺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爲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又北史



薛琬嘗夢張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  
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

夢身生八翼

夢柱轉三匝

晉書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  
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  
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  
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北史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  
向西道南有一家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  
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

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  
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夢射鴈得大夫職

夢盜羊得陽城令

洛陽伽藍記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  
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  
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  
大夫

又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  
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  
有神驗 按元慎意思深長善于解夢孝昌年廣陵王



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着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

歆自知當爲公

舒自知當爲公

列異傳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而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竝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

晉書魏舒嘗詣野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裴松之云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羊伏廳下

麇入府中

論衡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

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



樵所得貂蟬

冠上集飛蟬

南史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休徵也可畱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岸側人言顧吳郡

塹中兒呼蕭丹陽

南史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

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北岸于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又齊宗室傳景明中沈攸之于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新吳侯蕭景先夜乘船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曰賊尋當平何事嚴訪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



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漣空中言耳 又梁武帝  
行次熨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  
呼曰蕭王大貴

李氏瑞槐

趙氏瑞棗

北夢瑣言唐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  
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  
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又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樗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  
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曰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  
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得小兒相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

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在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  
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効也 孫允憲曰凡士之官  
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  
而効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邪不然何榮茂  
挺特拔聳之如是

晉厲公視遠步高

周單子視下言徐

左傳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  
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始必禍者  
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



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虘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又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虘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襜之申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著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見蔡君之隋知其不免  
見令尹之儀知其不終

左傳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隋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隋敖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必有子甌三十年爲世



子般所殺

又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卻錡將事不敬孟獻知其必亡

成子受脤不敬劉子知其不反

左傳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隋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七年卻氏亡

又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隋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

甯子以傲享知苦成之亡

穆子以僭登知孫子之亡

左傳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既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微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既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又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亦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受玉階

執幣傲

受璽墮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階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隋于受璽先自棄也

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又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晉書太后遣使迎高貴鄉公曹髦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墮舉趾高景帝聞而憂之

莫敖舉趾高

曹髦舉趾高

見上

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生子知以賄死



生子知必破亡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 又揚食我

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

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按注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

伯石也其母及姬之女

南史文元袁皇后初生元凶劬自詳視之使持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後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

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

漢書賈誼爲長沙傳二年有鵬飛入誼舍止于坐隅

似鵲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

孟夏庚子日叙鵬集于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

崕 崕音萃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晉書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

中郎張顯上疏諫曰諺云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

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

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 按論衡云楚王英宮樓未成

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鸛鵒來巢其後季氏

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



馬志 卷十三  
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  
亡之徵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賀等  
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  
誅

李意其示先主敗徵

王子年示苻堅敗徵

神仙傳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  
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間以  
吉凶意其不荅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  
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理之便徑去先  
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  
知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卽是言先主死意

晉書王嘉字子年時苻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  
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  
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  
告堅不寤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  
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

流星投亮營

妖星見豫分

晉陽秋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諸葛亮營  
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漢晉春秋云亮卒于  
郭氏塢



晉書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服劉鳥

截齊婦

晉書趙王倫于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拜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拜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癰時以爲妖焉

又初齊王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袍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周書晉公護未誅之前強練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而護誅

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  
桓玄始篡位而旂竿折

晉書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



又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案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甘卓照鏡不見其頭

仲文照鏡不見其面

晉書甘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

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

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王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

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聽太常樂知隋室不久將盡

聞胡琵琶知隋煬往而不返

北史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



未其言卒驗

又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李嗣真觀樂于太清而知太子廢

裴知古奏樂于太廟而知中宗立

舊唐書李嗣真博學曉音律時章懷太子居春宮嗣真嘗于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槃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

和之甚也槃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

廢爲庶人

又裴知古善于音律長安中爲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與其事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卽位復改國爲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始

潘安仁詩讖

劉希夷詩讖

晉書孫秀誣石崇潘岳爲亂初被收俱不相知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



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唐新語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姦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人所稱或云之問害希夷而以洛陽之篇爲已作至今載此篇在之問集中又

北夢瑣言唐乾寧中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李輟棹而俟水齊去焉有朝官李崱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始爲人之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吸其舩而倒卓一家溺死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讖焉

每百除九

每百除六

南史梁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爲九伯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覆除六文稱爲六



伯識者以爲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歷數非人事也  
亡秦者胡

滅石者陵

史記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  
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  
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鄭玄曰胡胡亥  
秦二世名也秦

見圖書不知此爲  
人名反備北胡

載記石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  
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  
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 史臣曰夫從逆則  
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遺晉人旣窮  
其酷永曾字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  
乎

蒼者胡象

蒼者胡色

晉書董養傳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  
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  
會秋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  
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  
可深藏矣

南史胡藩傳廣固之役夜忽有鳥大如鵞蒼黑色飛入  
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



大吉之象明旦攻城陷之

知伊川將爲戎地

知晉室必爲胡破

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杜

注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土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晉書五行志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槃及爲羌  
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亨嘉會皆以爲先太康  
中又以羶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  
胡所破夫遺羶之座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  
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馬志

卷十三

四